

百姓记事

乳名就是小名,生下来之后,父母长辈给孩子的非正式... 等到上学时,找有文化的人取的学名,叫大名...

过去讲究“赖名好养活”,加上人的文化水平低,所以起的乳名很随便,天上、地下,世间万物皆可成为乳名...

常见的是用婴儿的显著特征取名。头大的叫大头,头扁的叫扁头,头圆的叫圆头,眼小的叫小眼,眼大的叫大眼...

有用动物名字的,如虎子、豹子、狗子、燕子、鸽子、凤子;有用植物名字的,如瓜子、桃子、梅子、花子...

记忆中,村里重名的非常多,光叫财子的就有聚财子、家财子、来财子、小财子,不管啥时候,钱财为重...

上小学的时候,一个庄子里住的小朋友彼此都知道小名,但都忌讳喊。在学校和别的同学面前,都称呼学名...

最有趣的是上3年级的时候,我们的班主任是个不到20岁的姑娘,扎两个刷把子样的小辫子,很厉害,我们很怕她...

现在的父母,孩子没生下来,就开始搜肠刮肚给孩子取动听的名字,查词典了,网上搜了,到取名馆了...

村里的老人记不住我们的学名,不管什么时候回去,他们都亲切地喊着我们的小名,好像我们依然是顽皮的孩子。

在过去,一个人的乳名会陪伴他一生,人老了,乳名也跟着变得沧桑起来。曾在一个长辈的葬礼上见到一个奔丧的老头...

至今怀念傍晚的村庄,母亲叫着孩子乳名催促回家吃饭的呼唤,伴随着故乡的袅袅炊烟,飘荡在记忆里,久久不愿散去。

故园情思

家乡的集

中秋节回老家的时候,老妈说要去赶集。我一听,来了兴致,决定开车带妈妈去赶集。童年里那条很长的赶集路...

这个集市位于徐庄村村口,因此也叫徐庄集。从入村的主路下去,集市就铺展在眼前。遮阳伞、三轮车、小马扎、大箩筐..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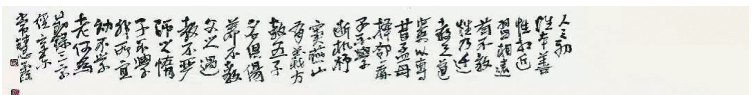
许久没有逛集市的我,感受到了久违的熟悉和亲切。上世纪90年代,大型综合超市还没有在县城兴起,集市才是最受城乡居民欢迎的农产品贸易市场...

小时候,我特别喜欢跟着父母去赶集。因为想吃一口集市上的豆腐脑和糖油饼,一大早起来,早饭也顾不上吃...

赶集的另外一个乐趣,就是“看热闹”。明谢肇淛在《五杂俎·地部一》中说:“岭南之市谓之墟……山东人谓之集。每集则百货俱陈,四远竞凑...

如今,徐庄集,还存活在20里的老地方,耳目所及的还是那片充满人情味的乡村烟火。然而,变化的蛛丝马迹随处可见。产品来源更丰富了...

在我看来,家乡的集就是一扇窗,打开看到的,是父老乡亲们生产生活的精气神儿。



常慧霞 作

如歌岁月

家乡饭场

赵利辉

关中人爱吃面食,乡村妇女大多会做扯面,盛面的碗用大老碗。一到吃饭时候,男人都端着个大老碗,走出家门,围一搭儿起,边吃边谰...

我们村有9个生产队,以村民房舍划分。因此,各队自发形成有各队的饭场,多是在磨坊前,老槐下,戏楼场上,独独3大队是聚在饲养室的园子里...

那年月,队上农活重,人和牲口一样,使的都是蛮力气,因而饭量就特别大,吃饭得用大老碗盛。这种碗产自耀州,粗瓷居多,细瓷的少,碗大如斗...

记得姆娘会做一种三色花拉馍,外一层是白色,中间一层黄色,心部是褐红色。看着很是吊人胃口,吃起来却沙沙地扎人喉咙。原来,姆娘是将麦面玉米面和高粱面揉了...

乡村静寂,少见生人,大不了谁家来个亲戚。有走亲戚的来时,恰在饭口,饭场上的人都会盯着那人走到谁家去,猜测那人和谁家啥关系...

就在那年秋,我在村口终于等到一个走亲戚的汉子。他拉一辆架子车,车上装了几个藤篮,用红被面半掩着,露出里面的白蒸馍来...

依乡里风俗,白事冲撞了喜事,肇事者须在新娘过门第2天,长跪在办喜事那家灶神前,磕3个响头,并由新娘子执拂面杖重责3下...

灯下小品

坐坐

王天生

坐,是一种姿势。坐坐,有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打招呼的意思,并且拉出一张包浆水亮的小凳子,表示礼貌。

小凳子是最经典的坐具,几个乡人坐着晒太阳、聊天,坐着做手工活,屁股底下垫着小凳子。小凳子这种坐具,做手工活方便,从前乡人打蛋片子,就是用麦草手工编织...

坐坐,当然还有椅子、沙发,但都不如小凳子来得亲切,来得随便、自由和更有生活气息。坐坐,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态度。有人登门了,如果连只凳子都懒得搬上...

坐坐,自然还有椅子、沙发,但都不如小凳子来得亲切,来得随便、自由和更有生活气息。坐坐,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态度。有人登门了,如果连只凳子都懒得搬上...

有人还将坐坐这样的客气话写在宣纸上。作家汪曾祺说他外婆把房屋都收拾得很清爽,几间房子是朝北的,夏天很凉爽,南墙挂一条横幅,写着5个正楷大字:无事此静坐。

有人还将坐坐这样的客气话写在宣纸上。作家汪曾祺说他外婆把房屋都收拾得很清爽,几间房子是朝北的,夏天很凉爽,南墙挂一条横幅,写着5个正楷大字:无事此静坐。

亲情故事

母亲的读书情结

陈鸿雁

有时候,童年缺失的东西,会潜移默化,滋生为成年后的一种情结,就如母亲爱书一样。母亲出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家里姊妹多,她排行老大。因时代特殊,小小年纪便承担了家务和劳动...

成年后,母亲愈加爱书。母亲说,她读的第一本小说是《青春之歌》,当时正值青春年华,对新时代充满向往。当读到《青春之歌》时,就被深深感动和吸引...

翻看母亲收藏的书籍,大多是个小书,杂志和小说,而且基本都是旧书。母亲说,那时候,童年缺失的东西,会潜移默化,滋生为成年后的一种情结,就如母亲爱书一样。



《晨牧》

周文静 摄

这都是别人读过送给她的。那时她还识字几个,对大书厚书毫无兴趣,只对其中的小人书兴趣浓厚,那上面好看的画深深吸引了她。

母亲见我读书也感兴趣,便放下手里正在读的书,开始一页一页给我读上面的文字,讲解其中的内容和意思。她还说:“趁着现在有机会,有时间读书,要抓紧多读、读好,将来才能做个有用的人,见更大的世面。”

也许是受母亲影响,也许真的是想实现母亲读书的愿望,我们姊妹几个上学成绩都不错,也考上了自己理想的学校,没让母亲失望。母亲也不遗余力,没让她辍学的遗憾在我们身上重演。不管再苦再累,家里负担再重,她一直坚持让我们顺利完成了自己所有的学业。

母亲虽然读书不多,但她知书达礼,待人宽宏大量。她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:“再苦不能苦了孩子,再难也要让孩子读书。”

幸福生活

一江春水鹤乡流

彭辰阳

我的家乡江苏射阳县是闻名全国的鹤乡。但它不在长江边,沿海高速和长江呈“T”字形,射阳县城在沿海高速东侧,离长江的南北距离少说也有150公里...

说起喝长江水,那真是鹤乡人民祖祖辈辈的梦想。我小时候的家是在一片荒滩里,孤零零的没有一家邻居,离能吃水的河边有二四里路,吃水都是父亲用两个木桶从几里外挑回家。两个木桶一路挑一路晃,到家时往往每个桶里只有半桶水...

上世纪50年代末,盐城地委书记喊出“跳出盐城赶江南”的口号,在北京开会受到毛主席的表扬。村里的老人说这个口号好是好,但什么时候能赶上江南呢?长江的水像喂小孩子的奶一样养人呢!这是我第一次听说中国有条长江,长江水特别养人。

上世纪90年代,我到新华社报学习,报社组织我们到大运河边的扬州江都翻水站参观。讲解员介绍说,翻水站每个孔都相当于两个小轿车高,共有60多孔,每秒钟可提引长江水近500吨,是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翻水站。那次,我还真在运河边拥起一捧长江水尝了尝,果然清冽甘甜如母亲的乳汁。

学习期间,偷偷老师又讲到李瑞环在天津引滦入津的新闻。我至今还记得那篇新闻稿的导语是:“滦河引清水,人民品香茶。”之所以至今还记得这个导语,是因为在我幼小的记忆中,对长江水的期盼是那么刻骨铭心。那是发自内心的“渴望”。

这么多年来,祖国的建设日新月异,有通向青藏高原的“天路”,有“更立西江石壁,截断巫山云雨”的三峡,有上天入海的“嫦娥”“蛟龙”,有连接两岸三地的港珠澳大桥……但我从未想过,我们既不在长江边,又不便在运河旁的鹤乡,能喝上长江水。

2016年初夏,我无意中听说,包括射阳在内的盐城市开始引长江水了。那天的心境真是“漫卷诗书喜欲狂”。立马叫上几位朋友,驱车到引水点——大运河边的扬州宝应县泥水镇一探究竟。原来,引长江水是当年江苏省省长的1号工程,市、县工程指挥部已经运行了好长时间,施工也在如火如荼进行。这项工程全长近160公里,总投资70多亿元,工期3年,施工结束后,每天可向射阳供水10万吨,完全可以满足百万射阳人民饮用长江水的需求。

一晃到了2018年12月,没想到工程提前竣工。笑得合不拢嘴的鹤乡人奔走相告:自来水龙头一开,哗啦啦的长江水直往锅里淌,鹤乡人民从此喝上了幸福水!一江春水鹤乡流。似梦非梦,来得突然,也是必然。

乡村记事

乡间泥炉

陈重阳

旧时乡下的火炉是人工砌的。好不容易砌好了,点火一试,只冒烟不醒火,柴和煤在炉膛里熬着,蔫奄奄地半死不活,做饭也不催锅,急死个人哩!

这个时候,就得去寻上了年纪的老把式,请求支援。乡间不乏砌火炉的高手,你上门去邀请,对方正忙活着,不打诳语,乐呵呵很干脆地应一声。丢下手,就相跟着来了。这请来的高人,对炉子如数家珍,只用眼一看,用手把持一下,就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。他一捋袖子就上了手,噙噙噙掀掉几块砖,扒开泥坯。主人家殷勤地和上一盘新泥,用感佩的目光注视着。高人把砖和土坯一层层又摆上去,用黏土泥巴糊好。火炉一立,果然就好了,烟气不再原地还回萦绕,得了令一样缕直上,火势也跟着汹涌起来。

泥炉子是下面是阔口的煤渣窝,往上居中,有一个进气孔,再往上,两边各一个炕窝,我们这里叫猫窝,也就是卧一只猫的空间。上面自然是火口,连着大肚的火膛。整个泥炉灰头土脸,粗犷豪放,又笨拙朴实。但泥炉子,恰似乡村岁月的旗帜,只要燃起火苗,茶香与饭香便升腾在村庄上空,生活就由此开展开去。

泥炉烧的是散煤,预先在煤中加水,加少许黏土,用专用的煤瓢翻来覆去拍成饼子。煤饼子铲一块贴在炉口,先是升起丝丝蓝烟,散逸幽微的气味,很快就干燥板结,由黑色渐变微红,大红,通通烈烈起来。鼎盛过后,会徐徐收敛蓬勃的气势,由躁动狂热归于安静深沉,大体像一个人的生命轨迹。

泥炉首先是服务于一家人的三餐。它让生米变成熟饭,让诸多蔬菜变成餐桌上的五色五味。灶房是主妇的阵地,鸡叫三遍,主妇们就摸索着起来了。用火管把封口的煤饼子戳碎成几块,偎在火口旁。火塘也要捅一捅,让冷却的渣滓下行。顺便前脸的气孔也疏通一下,使空气流通,火就慢慢旺起来。主妇们在泥炉上熬稀饭,熬窝头、芋头、土豆。待到曙光爬上窗棂,热气腾腾的饭菜就置备妥当,全家人围坐,在矮桌上吃饭。

泥炉的表面宽大结实,可以在两边延伸起两个灶台子,符合中国的对称之美。这灶作可用火,能放置锅碗瓢盆等一应炊具。在苦寒的冬日,灶台上腾空,置矮凳一个,做完饭坐在小凳上围炉取暖聊天,乃是农家寻常一景。

通常是这样的,教学归来,手脚冰冷,母亲赶紧挪开热锅,让我们登上灶台,一边边手取暖,一边脚踏贴在炉身上靠余温取暖。母亲递上一碗热饭,呼噜吃下去,全身热量翻涌,寒气遁于无形。倘若到了傍晚,村子漆黑一片,不免枯燥难耐。于是扎堆儿围炉闲聊,就成了一个约定俗成的节目。那些宅心仁厚,人性豁达的人家,必为夜话的场所。白天没工夫,晚上无需约定,推门即入。上门都是客,主家不嫌弃,反而心生喜欢。搬个条凳围在火炉边,火口多喂添一些煤饼子,火塘疏通一下,让火旺起来。

三五而上,奇文野史评书典故,是男人们闲扯的内容。不考究真假虚实,只管云里雾里,品清评浊,表达好恶。妇女们则在一旁做些针线,边切磋饭菜技巧和儿女教育。主家热情地服务,大碗的茶水续着,弄一些花生、柿饼等小食,气氛格外融洽。

泥炉,融合了所有朴素乡情,烤热了一段暖香日子,让乡间岁月充满美好的回忆。